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 第七卷

萬曆十三年三月初六日

兵科等科都給事中王致祥等一本披攊瀝?血誠懇

乞

聖明亟賜罷止内操以消隱憂以光

聖德事臣等聞天下快心適意而其實有不可測

之憂方其無事也將狃於所可樂疑言之者過

而不吾信及其破壞決裂而後救焉則為計已
晩是以明者及其未萌而圖之臣等觀於今日
之內操是已夫內操不可之狀節經諸臣言之
其間考古據今防微杜漸疏無論數萬言章無
論數十上乃冬操甫撤春操啟行率不能回
聖心之萬一者推
皇上之意不過陳扈從備軍容而左右近習之臣
揣知

意旨遂部署隊伍導以下操而
皇上見其甲隊之齊羽旄之美因樂之而不厭耳
然使
皇上誠有可快之樂而無意外之虞此三千內兵
誠有希賞之利而無趣事之勞已非
帝王之盛節而況大有可憂伏於其中可嘗試而
不為之所乎臣等謹撮其可憂之甚者熟數之
於前

陛下試垂聽焉自古人君貴端其好尚好尚一偏則便妄之門開而挾技逞能者各求自售以取寵於是小人競進讒言惡聞耳目日眩而精神漸移用人行政必有不得其當者矣矧佳兵不祥凶器危事逆德也其不可嚮尤稱甚大非玩好之比

皇上好此不已必失蒼生之望為

宗社之憂此其可憂者一也

闕

祖宗之法非宿衛之士不得操寸兵而各衙門内
官原備監局之用非可選之以備操練也今
皇上一旦以供役之人充軍夫之任引入大内授
以利兵
禁中為演習之所
宸嚴闐闐之聲不但
九廟之神靈不安
兩宮之心志不悦而此三四市井庸流原非良

家子弟其所隨從者又皆烏合之衆不逞之徒也出入

禁門莫可究詰或有奸邪竄藉其閒為禍匪細此其可憂者二也比猶私憂過計也夫三千人者皆厰局之人也素厭膏粱驕逸成性今使之披堅執銳立於紅塵赤日之中前有擊刺之傷後有銜蹶之變其情蓋必有大不堪者矣臣等聞之道路喧言謂內操官籍籍紛紛怨聲載道

無人敢告

陛下誠不知之且譬觀馬步之戲觀者甚美作者甚苦若

陛下再以天威臨之萬一窮蹙無聊瞋憚失禦所以為乘輿之震驚者豈其微哉

陛下縱自輕如

聖母何此其可憂者三也此猶私憂過計也夫

人君為天地神人之主所以靈承之者非此身

乎
皇上春秋鼎盛血氣方剛雖聚精會神以頤
玉體猶懼不足而日逐逐馬輕試於戎馬之間
矧鎗刀弓箭皆無情之物或一有觸犯所傷必
多
皇上以至尊無對之身不保身以保民而出萬有
一危之途以為娛非所以養和平之福而培壽
命之源也此其可憂者四也夫此四憂者天下

人所共知之而
皇上視以為可樂然
皇上之所以可樂者有此於內操之外無待士馬
而自足者臣請正言而無誅可乎鷄鳴問安龍
樓視膳花蕚相輝關雎相和天倫之樂固在也
日坐細旃夜對宣室吁咈都俞明良喜起君臣
之樂固在也拔滯什淹救災恤病百姓謳歌九
夷通道樂以天下固在也萬幾少暇庶績咸熙

習鸞和遊上林清御燕閑之樂固在也
皇上不以可樂者為樂而以不可樂者為樂天下
不知
皇上之樂為樂而以
皇上之樂為憂則亦可亟罷此內操以什釋天下臣
民之疑懼乎方今
內庭火災大工云雲集井泉涸竭雨雪愆期
皇上方下修省之令出罪己之言若感召和氣以

彰

皇上之德宜莫急於罷內操矣伏願

皇上思付托之重慎舉動之規戒危亡之徵の機諮諏

治道察納雅言渙發

德音速賜

宸斷將近操內兵盡數放歸各理原管職事盔甲

等項伏令巡視監牧等官逐一查明交還內庫

馬匹三千盡發御馬牧養聽候四衛勇士領騎

其加派草料容臣從長酌議以濟邊方之用則

聖德日新

聖躬日孫奸萌既杜隱患潛消而萬世久安長治

之道端在是矣

職按

皇祖時以内操陳言者甚多就中明白條暢無如

科臣此疏後來内操旋罷而以内操建言被

斥者皆不次

召用

皇祖之感悟可知矣昔宋孝宗殿廷木馬志在復

讐然符離之潰虜勢益横人主悲不斷擇將

耳匹夫之勇何關於勝敗之數哉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十四日

兵部一本直軍祈免營操具疏未奉
諭旨再懇聖恩仍照舊法以示優恤以重侍衛事
車駕司案呈該管理捍刀圍子惠安伯勛衛張
慶臻管理紅盔將軍新寧伯譚懋勛等據把總
劉應時金守仁等稟稱前事切照人臣當官奉
國而奉行不力非臣也有害於國而議去不堅亦
非臣也

祖宗朝設紅盔園子手官軍拱護
宸居扈從
朝廟名不隸車攻調發之藉足不履兵戎步伐之
行故不責之營操定制也自萬曆十一年科臣
唐堯欽始建營操之議欲畀東西把總以操閱
之權給各軍以精利之器於歇班日在將軍教
場每月或三操或四操汰老弱擇驍練以為隊
卒所為振武備防緩急者意非不善然彼若大

漢將軍之操即管理大漢將軍者主之非謂管理者一人主操者又一人使軍有兩將政有兩出也況操者比試技藝程量勇力之稱而相沿至今器械不給隊卒不整僅僅以聽名而進應名而退之一點謂之曰操而且付之五兵營又一軍而屬兩將矣夫管理以勳臣巡視以科道部屬唱名復以營官既稟仰於此復遙制於十羊而九牧之是重其擾也其不便者一多官寢役

以多事多事寢以多費歲得擔石幾何衙門支費紛出一錙而衆酌之是速之盡也其不便者二清晨而趨赴竟日而伺候耳不聞金鼓手不執戈兵徒使夜有值宿之苦晝有追呼之煩一人之精力其能及乎其不便者三兩班三日更番一身半已上值下班三日内復割銅牌解比銷卯赴營聽點名曰三日之暇實無一日之閒私家之經營能幾其不便者四問之勛臣曰營

理也戎問之科道部屬曰巡視戎也問之營官曰營操戎也彼得分統轄之勢此不得專振勵之權以人與事則兩爭以害與病則兩諉其不便者五剳直軍守直一年居半寒暑不得擅離雨雪亦難解免視營軍操止春秋二季隊分上下兩番一遇風雨即得輒罷者異且東宮侍圍于千二千名數內外撥三百名均一披甲工宿而獨得豁免營操者從異似又非均勞逸一體

統令懷感激而無猒望之道也抑漢臣云饑寒
切身慈父不能有其子以直軍奔命趼踵曾無
息肩筋力已苦外疲工夫弗得內顧衣食不給
俯仰安資以五不使於軍而無益於
國柰之何而不歷數
聖明之前哉為此披誠再呈乞與題豁免等因案
呈到部為照該臣看得紅圍二軍稱為禁旅原
專宿衛之司不與戰伐之事即使果閑技擊亦

同畫虎雕龍況乎僅點姓名竟成塗羹塵飯臣備員樞本職詰兵戎安敢以姑息之私情藐威嚴之大計惟是營操無益令甲可仍故敢仰乞

恩慈俯垂矜恤以慰軍士跂望之意以霈

朝廷曠蕩之恩臣等幸甚禁直幸甚

臣按禁軍以宿衛為專責故不隸於營操營操之議是治絲而棼之也舊貫可仍者此類是已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

兵科給事中麻禧一本為勛臣世鎮非宜釀禍已極伏乞

聖斷一併撤回以全世胄以奠遐方事職聞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自古記之矣故功臣世祿而不世祿(官?)誠謂祿以酬勲官必擇人匪徒義盡抑亦仁至萬世不易之良法也唯此義不行然後(有?)六卿分晉之禍然後有三家

專魯之釁然後有藩鎮覆唐之患至如尉佗之割據於南詔也趙保吉之攘竊於靈夏也吳曦之背叛於巴蜀也又豈非世鎮階之厲哉故光武不任功臣以事而藝祖盡收節度之權見及此也我

朝功臣群居

京師處尊養優不假以事權二百年來循循遵規豈其天性良慤實繇處置得宜耳獨柰何有世

守雲南如黔國公者特與衆異耳沐英平定雲
南則用以世鎮雲南固矣然楊璟不平定兩廣
平傅友德不平定巴蜀乎徐達不平定中原乎
何不遂用以世鎮之耶如使沐之子孫果人人
克肖其祖烈能為地方捍大患弭大釁
朝廷且倚以為固何不可者即不然而循規蹈矩
過失鮮聞亦可相安於無事也而今果何如耶
頃者接得該處巡按御史毛堪疏稱自沐獻替

職之後一城之中突見新舊兩鎮與其父昌祚
各用爪牙各收亡命剝削土司歲時貢獻無算
夷月苦新舊之交征夷民受父子之荼毒武定
亂民於城下面詬新鎮幾失全省今茲昌祚仍
踵詐病告休之故習
奏其孫沐啟元自代而取
旨若寄行見祖孫之橫肆復如沐獻之世矣此按
臣所為抱先世之深憂而發憤言之也夫恭隨

竊童稗之權隱然一國之公其毒噬何極而投

献路開淵藪奸盜良民叩心一鎮為甚又可再

乎然則昌祚之請也謂其為羌丘之營耳誰知

其不肯遠釋耶啟元之得代也謂其為箕裘之

繼耳誰知其兩鎮並建也計爵則世擁上公計

祿則坐享三萬

朝

廷何負於沐氏滇民亦何負於沐氏乃不用以

篤忠貞而以恣欺詐不用以資保障而用之為

繭絲然則沐氏有益滇中乎有害於滇中乎
朝廷望其世守之乎寧望其世壞之乎職恒見有
地方之責者其始往也必先慮地方有何等大
害如備虜備倭巨寇神奸等事必熟思而審處
之今往滇中者何嘗不以沐事為首慮也是亦
地方之一倭虜奸寇矣肉食不可以謀衆賢自
古有幾今日徒費諸臣之調停終無捄於奸棍
之撥置拔本塞源總不如一撤之為愈也職昔

曾遊國學二三習禮勛冑分庭抗禮見其進退
周旋恂恂儒生此其克享祿位之根緣也伏乞
敕
下該部將黔國公沐昌祚祖孫照諸勛臣例撤
回
京
師其所入之祖征解為之養贍其該處地方仍
照各處設立掛印總兵官一員選賢推用則高
位不至於疾債厚味不至於暗毒於此保全沐
氏計安地方庶為長策唯仰懇

聖斷亟為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臣聞左氏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雲南土目

軍民惟知有沐氏其地勢近也去

天萬里建威消萌恒有耤焉不能不少寬文法若

欲一旦革之同於勳舊則

祖宗之意荒矣

萬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崔景榮等一本為
祖制當遵私情當抑再祈
聖明收回
成命以彰法守以杜倖賞事武選司案呈照得
國所與立惟是紀綱法度以維持之任意低昂不
得已也前者鄭養性候(侯?)昌國相踵乞
恩概屬私情揆之

國制萬萬無當故科臣糾駁於先本部糾駁於后

據理據例反覆備陳竊意

皇上聖明必不難收

成命於天下共守

祖宗之法矣不意本部之疏奉

聖旨侯昌國等已有

成命肯遵前旨行後不為例欽此仰見

聖明洞鑒鄭養性侯昌國陳乞無例故云后不為

例然原無此例今日尚且創例今日此例后日豈不比例夫例也者載在

會典

祖宗朝斟酌百王刊著為令欲萬世臣子共守之不虞自鄭養性倖昌國肩越之任意陳乞實竊

皇上之柄而不顧

皇上有違制之名史臣載之必曰某年某戚畹陳乞左都督某戚畹陳乞都指揮使俱取

旨如寄此豈可令
天下后世見哉
國家紀綱所係本部職掌所關相應再行叅止案
呈到部臣竊惟
皇上所以馭臣工者有一定之
典章臣子所以昭欽順者有一定之名分若
典章紊而名分乖在
皇上不可予在臣子不可受在臣部亦不敢奉行

也鄭養性之都督以明例論不可以伊祖父初
授之官論不可以
皇上昔年一輩之
明旨論吏不可令何敢安然受之乎侯昌國之都
指揮使以明
例論不可以有弟不得并職論亦不可令又何敢
安然受之乎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歎袴至
賤也而韓侯藏之凡以重名器而慎恩賞也況

極犀玉之榮可輕加於幼穉之子乎忠臣有愛
居愛國之念必無越理越分之思二臣冒濫多
取以為徼倖邀
恩便可明得意而誇耀戚畹之間矣然蔑
朝廷世守之成法犯天下萬世之清議則二臣為
愛
皇上乎愛
國家乎

皇上方當深惡而重罪之尚可容其僭越乎況二
臣乳臭未脫世事未曉
皇上愛之以德教之以禮束之以法去其盈滿之
念而約之以憲度之中是所以成就之也今
恩數太隆
寵祿太過彼馮其紈袴之習逞其侈泰之念驕奢
淫泆何所不至是所以戕害之也二臣固不愛
皇上矣

皇上即欲厚愛二臣宜何擇爲臣部之職掌皆

皇上之法守也臣等倘將順一時詭隨含默他日

皇上若悟今日之非而責臣等以不執奏之罪臣

等寧有死所乎故臣等守

皇上之法萬萬不敢奉行不得不再三煩瀆

聖聽伏望

皇上念

會典及一輩之

旨原是當年之
成命今日之
旨必欲后日之陳乞不難
反汗使
典章名分不至淩夷
宗社幸甚
職聞漢明帝時馬皇后抑制外戚恩寵可謂
千古后妃之法後來梁竇之禍及於三族皆

乘势乱法所致也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貴州道御史涂宗濬一本中使越俎干政漸不

可長懇乞

聖明嚴行戒飭以杜亂萌以重國體事臣聞掃除

之役不許干預

國家大政

祖訓昭然為萬世

聖子神孫慮至深遠蓋其人不知禮義但知投閒

抵隙以中上之欲不惜廉恥但知曲意迎合以
要
君之寵
人君喜其言之甘而不覺其術之狡從而傾心委
任必將巧伺喜怒擅作威福禍及君子災刈小
民而
國家從此索矣不可以不慎也項
皇上採礦榷稅多差中使遍滿海内使虎豹窟于

糜場豺狼乳于春閨生民之禍甚矣猶未歆擅

議大政雕琢縉紳蓋知

皇上聰明英斷未可輕侮若於肆太甚他日必且

籍沒其所有而斷送其生命故不敢也未如如

遼

命而出所過地方號令將官斬獲賊級撫鎮之功

即我功也急聞

皇上豈不以淮之一出即遇天幸鎮守之事不可

望乎然
勅書止差征稅孫假告于無名故設店疏內暗入
鎮守字樣妄意
皇上所重者在店稅所輕者在紀綱萬一得
請則鎮守之事即同奉
旨允行斷可乘其閒而竊之柄矣不然
勅書未載鎮守二字准何為據言鎮守乎唉以小
利行其大奸其計可謂狡矣然又恐才畧未稱

删委任必不甚専欵復地一疏駁撫臣自張
智計若
皇上不察而聽之必且以撫臣失算不如內臣之
計得也專任撫臣不如恭用內臣之計善也鎮
守之事可執左券而取之矣不知撫臣復地之
說久已議寢豈必借籌於高淮即使廣集衆思
自有長計決不貽憂於
宵旰況東征西討所向克捷仰伏

皇上靈威下有鎮撫協力安用此輩為哉第其立
東徵稅太監高淮者懷奸挾詐越狙擅権明白
顯著肆無忌憚者也臣聞邸報五月初九日高
淮一本稱往遼陽偶遇達賊突犯泰將張光先
斬獲首級二顆又一本稱到汎河地方達賊入
犯當得總兵孫守康斬獲首級九顆臣駭而嘆
曰殺賊報功此暫撫事高淮之妄報何為也然
猶以為中途猝遇述其所見而已非有他也未

幾又一本懇乞併稅設店內稱淮奉
皇上天恩差往遼東鎮守臣不覺失聲曰異戎哉
皇上差高淮抽稅未有他
命淮胡云差往鎮守殊可駭也此干政之漸也未幾又一本稱虜患方深舊地難復太約言遼東撫臣不宜進兵恢復舊失遼陽但當足食足兵蓄銳待時等因臣不覺灑然失色曰淮之奸心盡露於此矣尚可姑容隱默不為明白一言暴

其罪狀祈

皇上見之於早預絕其奸萌乎謹按九邊達賊入

犯堵截有功例當督撫題

知巡按核實然後論功行賞此與稅何干淮乃不

候撫臣奏報輙輒先瀆援其心蓋曰奉

心奸險舞智盜取嘗試於

聖明之前其心為可誅其漸不可長耳且

皇上事事取法

皇祖革除其鎮守一節神謨雄斷高出千古書之
史冊萬世以為美談
聖心自有定主豈淮輩所能惑而萬曆美業豈群
小所能壞哉伏乞
嚴旨戒飭太監高淮以後止理稅務至於地方一
物軍馬邊情專聽督撫裁決高淮不得一毫干
預則
大聖人作為出尋常萬萬小人窺伺之萌自是可

杜而
國家無疆之業自是可永保矣
職按高淮非知邊事者特其恭隨無賴有山
人游客代之屬草以謀鎮守而先以談邊為
嘗耳倘中朝無骨骾之臣起而執
奏彼將儼然典兵與督撫分權何所不得哉涂
宗濬此疏足寒其膽折其萌矣

萬曆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刑科左給事中王繼光一本邊臣升蔭太濫乞

賜慎名器節恩賞以昭激勸事臣聞

聖

王之所以勵世磨鈍鼓舞天下不過賞罰二柄

而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而後政典不濳不濫人

心以勸以懲伏覩近日譴戍貪臣逮繫酷吏則

其罰固足以示懲而錫予太優則其賞非所以

示勸如

慈寧宮之鼎建在內在外之臣皆交口而叙功越
河堤之新築一手一足之力悉交臂而受賞旁
搜博及蔓引滋多妄希
朝廷浩蕩之恩漸長臣工矜詡之習臣有慨於心
久矣近見兵部一本虜衆內附等事
題覆閱事宣大總督鄭洛及薊遼總督張佳胤等
脩理邊務隨奉
明旨鄭洛加太子少傅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張佳

胤給與應得誥命蔭一子入監讀書而各官恩
蔭陞賞各有差夫宮秩崇階也必著勲庸積
閥則授之世爵重賞也必獲奇捷宣大猷則授
之無功而受賞則有功者不勸功薄賞厚則功
大者何以加今邊圉無事諸臣謹守管鑰修理
微勞亦其職分之常即洛久歷邊鎮節年賞賚
足以酬矣奈何遽昇以宮保隆重之階金吾近
禁之蔭至於張佳胤之薊遼兩年耳寵章晉錫

無慮數四今入監之隊且又儼然下逮豈不濫哉夫今之邊事較之疇昔難易何如也今之邊臣較之疇昔安危何如也虜自款貢以來邊人安枕非有羽檄交馳朝不謀夕之警而諸臣惟伏

皇上咸德度軍餉數百萬計宣大則有馬市薊遼則有撫賞

國家處其費而諸臣處其逸三年大閱正以稽乎

昔不肯之費果否用於邊疆亡論脩守無狀紛
飾一時者非所宜叙即使城隍淩矣墩堡脩矣
屹然為一方保障勞績昭然然視搴旗斬將血
戰當鋒者已萬萬不侔而况未必然乎
皇上嘉諸臣之功不過曰整理邊務效有勞績華
衮之褒如是而止則是諸臣自整理之外無以
見其殊絕之勲
皇上自整理之外無以容其嘉奬之詞

隆恩異數一朝畀之臣竊以為過矣夫閫外重
臣節鎮一方授鉞擁旄高牙大纛其隆名重爵
賜予駢集皆腹心諸臣所不敢望者若不整理
是務則
朝廷柄用謂何即使實心任事效有勤勞不過仰
酬
主知俯循臣職而已而遽以邀延世之賞如持左
券矣歲復一歲若為定規在邊臣視為應得而何

有於激勸之實在

朝廷亦視為舊例而安見其鼓舞之權臣固知諸臣之不敢當此也且方今邊事頗有隱憂版築頻興而戈矛刓缺城池脩浚而士卒凋殘軍官掊尅行伍虛耗來見其覈實之章而整理常事脩築微勞乃過蒙踰涯之賞則是闒視之舉非以為邊防而止為諸臣請恩計也是

皇上平日爵祿之榮不足以酬其勞而猶以陞蔭

償之也今幸而三邊晏然五兵不試而恩已若
此假令醜虜敗盟羽書告急親冒矢石摧鋒陷
陣
陛下又何以加之耶臣查得萬曆三年閱視恩例
在晉撫大臣獎以璽書賚以金幣如是而已陞
廕之典絕未之及也豈非酌定制哉迨至七
年則稍稍留官階而入監之廕一人以鑽刺得
之要視三年厚矣至十年則陞賞亦如例而入

監之蔭因前覈以加多至二三視七年又厚矣
以今視昔又何如哉隆以保宮不已也蔭矣廕
以太學不已也而錦衣矣功非加隆賞則漸厚
濫觴已極莫可抵止豈所以昭
睿斷而今邊臣競勸也
明主愛一嚬一咲賞功之權豈特嚬咲之微而已
哉乞
皇上念名器之當重思過濫之非恩闇視行賞盡

照三年事例若夫膺
恩渥典非考滿者勿給保傅崇階非資深者不
進而錦衣世爵必有血戰大功然後閒一授之
今乞張佳胤等
恩典或渙發
明詔悉從停寢或待伊辭疏
特允所奏迄今未報諸邊亦可潛消其覬覦之見
矣仍乞

勑下該部明著為例以俟

題覆不得過擬爵賞踰制市恩則賞賚激勸之中寓綜核明名實之意邊臣亦勸邊事益振矣

職按閱視陛廕自撫賞之後日濫一日至今極矣上下相蒙功實胥亂邊事大壞端在於此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變而更張之乘此遼左喪師失地之時一變陋規復萬曆三年已行之例深有望於謀國者

萬曆二十年十月初三日

監軍御史梅國禎一本衰病老臣功罪已明懇

乞

聖明蚤賜矜宥以慰人心事原任督臣魏學曾以

師久無功上干

宸怒臣具疏乞憐不蒙

俞允彼時極知學曾用心獨苦收効頗多但大城未

克不敢叙功嫌於粉飾及賊平之後該鎮將士

無不知學曾之功于九月二十五日例有一宴
以慶太平文武諸臣相與嘆息謂學曾首任其
苦而得享其承平僉謂大捷一鬨必蒙
寬宥今捷報一月餘日學曾摯繫已行四千餘里
仰窺
聖怒尚未盡解必以學曾為有罪無功而之申救
者為欺也夫學曾之功除收伏各堡賊退虜在
臣未到之先雖詢訪甚真不敢概為議叙外止

據令之所以成功者大要有三一曰遵
明旨以退虜二曰遵
明旨以灌城三曰遵
明旨以款降以臣論之三者皆不可謂非學曾之
功也方虜騎於八月二十五日渡河距學曾解
任僅五日耳虜至寧夏不及三十餘里呼吸可
至若必待新任督撫發令往返二百餘里又隔
黃河頗有學曾原設李剛金貴張亮等堡哨探

塘馬飛報臣知不得已遣張澤等以所部壯丁
令其暗伏戒以賊未渡河則半渡射之既渡則
從後吶喊揚塵虛張疑以助軍威而李如樟以
身請往麻貴李寧以李如樟相約而往李如樟
以援弟而往皆學曾平日所分布為敵兵遊兵
者也可謂敗虜非學曾之功乎臣初築隄阻者
甚衆惟學曾見圖即斷以為可責成劉承嗣晝
夜併工放水至而賊虜不通勢遂危迫則灌城

者學曾也兵法攻城為下攻心為上以詐朝奸

狡善于用兵既據堅城又多守備若非內變至

今尚不可知學曾屢將

明

旨賞格曉諭中如各賊若能自相擒殺照例赦

罪討賞及破賊之日擅殺降人者許巡按及監

軍御史恭奏等因例一一密傳印信部札

令其通知故當機動之時臣令李登往諭而哱

拜父子泣拜聽命皆學曾先有以攻其心也學

曾之功如此獨其初聞亂之時似于遲緩臣未奉

命之先曾此論云此賊必非學曾之所能辦及至紅山李曾遣人約臣相見臣薄其無功徑自渡河不與相聞書札往來多相訊(識)刺旬日之後方始知其苦心學曾亦知臣忌(忘)身報

國遂忘嫌怨傾心相與其(共)誓以死期于必克臣以此蒙侵越之謗而學曾遂罷職去矣使學曾更

留數月則寧夏之元氣不至大傷而松套諸虜且聽約束延寧二鎮可保無虞豈特止於平賊已乎今

陛下方以學曾為罪人而臣釁之太過嫌于欺罔顧臣之所以自誓以報知遇者惟此愚直况當此虗冒之時每疏以禁欺罔為先若躬自蹈之則凡有欺罔皆臣有以成之罪萬倍于他人矣若謂

陛下之逮學曾錄臣疏中票出以致廷臣紛紛謗詆臣恐反禍故力救之以為自解之計猶為未明臣心也臣上疏之時正與學曾同心大小事體一一付臣惟時問臣擒賊定在何日臣伏復之云一月之內保為公平兇逆以共報

朝廷幸自寬毋過慮也第士氣不振難以速克故欲望

陛下切責諸臣使知所儆耳不意

聖意追究主師則學曾宜其不免矣臣一聞郎報自悔自恨若無所容況他人遠在數千里之外不知二人相與之義其歸咎之臣又何足怪使學曾不早白則臣且受萬世訾議況目前乎如謂臣為懼禍假此自解又大不然即以學曾之故而甘心于臣不過于外轉于罷斥而已臣前嘗時虜儆臣嘗從容談笑以安衆心攻城之時矢石如雨略不為動評朝曾露及詣臣臣笑而

就之人皆服臣之量則于死生之際亦甚輕矣
豈有死生之甚輕而反重一官者哉臣以俟期
見朝惟聞學曾先至恐
陛
下垂察則一時之舉動係萬代之瞻仰故敢冒
死急奏伏乞
聖
慈特加寬宥則臣得有面目以就班行臣雖肝
腦塗地不足報矣
職按魏學曾之逮始於梅國禎之疏國禎救之

不遺餘力可謂善補過者以視怙終文過之
臺諫懸矣

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兵部司務陳禹謨一本為進左氏兵畧以效愚
忠以裨戎務事臣聞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故兵之設久矣自古帝王未能能去兵者
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德耀中天功燭上宙威震
淵謨內昭致使殊族回面而革心小醜聞發而即
殄天下見為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

過慮因濫與樞僚之末每見心韜畧之編竊謂
談兵者輒祖孫吳已乃孫吳以前有春秋左傳
一書尤兵家祖也蓋春秋時王風既替霸術始
倡日尋干戈競相雄長是時左丘明依經立傳
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之所
未淺與淺之而未見諸行者洋洋纚纚不啻列
局然始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
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為武之語詞

正則召陵城濮諸師復其義語奇則衷師夾擊潛涉宵加妙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旆僞羅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鸛鵝魚麗左右勾拒善其法技藝則用革用木用矛技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蓍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奧古今用兵家有不出其彀中而能逸其域外者誰哉常博稽古名將淵源左氏者殆更僕未易數也

若再傳而為楚之英起七傳而為漢之張蒼馮奉世以折衝標風聲寇恂馮異為炎鼎佐中興賈陸之課讀為常關羽之諷誦不輟杜預有耽思之僻王僧辯擅談博之稱楊汪之勤學專精路泌之能究深奇李存勗之稍習通義狄武襄之折節淹通岳武穆之識超行伍凡此皆習左氏春秋最較著者左氏有裨於兵家信矣第其書列於史官而不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

未别其指歸介胄之夫於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迴流而忘源乎臣時於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夫亦冀以古人之糟粕備將畧之萬一云爾且兵可百年不試而不可一日不講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放乎東南利舟師余皇之式不可追乎

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倣乎兵家之勝

算莫如用奇隨伏不可施乎以悅禮學(樂)敦詩書謀帥必無不識一丁以敎孟明伏桓子使過必無掩于一眚以殺顛頡戮楊子罰罪罰行孰不知懲以魯銘鍾晉賜樂賞功賞行孰不知勸有以恤軍士之寒挾壙[illegible]詎不知感有以濟軍士之饑庚癸從此無呼 壘可降以功則何弗克不虞預戒以守則何弗固至於諸名將用兵臣所採証左氏者即未必一一劵合總不失為左氏

緒餘可備恭伍於師中而酌權宜於臨敵也大都兵家妙用潛於九天九地幻於疑鬼疑神疾於迅雷掣電不可遙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槩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夫斷木為棊抚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況兵凶戰危何事也人云持大兵者如擎盤水一欹差跌求止豈得此可師心自用而常試謾為哉武經七書天下莫不戶誦家陳凡以法在焉故也左氏乃兵家之祖獨棄何

置不講耶臣以是輯為兵器一編凡三十二卷
謹用繕寫裝演成帙恭進
御前仰祈
皇上清燕之餘俯垂
睿覽如以臣可用伏候
勅下該部將臣副本梓行裨九邊將領人手一編
居常或可資講武儆急或可備運籌庶戎務裨
而愚忠亦獲自效矣抑臣又有說焉方今時事

有非春秋可等埒者臣請言之彼春秋天下之勢四分五裂侯國雖大不過今一列郡方伯雖尊不過今一大藩其强鄰巨敵勢不俱棲者每蹴起而相角況西戎北狄僭居中夏者復乘閒而內訌處彼時勢何其難也今天下何如哉我

皇上繼天作主亘地稱皇

皇月城來賓日際奉土天下未有全盛如今日者

顧春秋諸侯於鄰壤之交事則能起而應之如

齊之伐戎晉之滅狄左氏傳不能勝書也其時
將帥並稱良兵食不稱缺今天下一統豈復有
强鄰巨敵抗我顏行惟是塞垣以外蠢茲醜虜
已耳傳不云乎天子守在四夷今日時勢是也
及此金甌無缺之辰亟為牖戶綢繆之計我
皇上必有獨廑
宸衷當事大臣亦必有協贊廟謨者在么麼小臣
何敢越阻而置喙哉臣不勝隕越之至

臣按左氏為兵家之祖當時所謂攘夷者楚耳所謂奇兵者車耳非與匈奴角長技如鼂錯所陳也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旨哉言乎